

群众举报查疑点

1955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收到一封由外埠转来的举报信。该信揭发自己朋友的一位亲戚尤志远是日本人,真名叫深谷义治,原系日本宪兵队军曹,化装成中国人来往于北平、济南、上海等地进行间谍活动,杀害我爱国人士,并与别人一起制造假钞票,解放后以买卖电器旧货为主,长期隐藏在上海。

公安局领导对这份检举材料极为重视,召开有关处室领导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并将这一任务交政保一处侦破。经翻阅资料、户籍档案查实,尤志远家住周家嘴路288弄61号,他出生于1915年,自称原籍福建,其妻是陈绮霞,有两个孩子。尤志远解放后做过金沙买卖和五金旧货生意,现在家设小工厂制造电器仪表,还曾兼任外地玻璃厂技术顾问。又据国民党警察局户籍档案记载:尤志远日伪时做袜子生意,日本投降后,曾任钧昌银号襄理,领有上海居住证和国民身份证。

侦察员对尤志远所住的里弄、周围邻居进行了秘密走访、交谈。群众反映:尤志远是早年从日本归来的华侨,平时很少与邻居、民众接触,深居简出,行动诡异。“这个日本鬼子很可能是隐藏较深的间谍。”于是,侦察员们决定首先要对尤志远的妻子陈绮霞等主要人员关系进行调查。陈绮霞解放前曾做舞女,经常出入于百乐门舞厅,也正是在这里与日本人有了来往。再通过对陈绮霞现有资料查阅以及与她交往的人员情况分析,发现在肃反运动初期,就有知情者揭发她的丈夫尤志远是日本人,日本名叫大山冈,在济南开袜厂,常佩戴手枪同一伙彪形大汉交往,行动诡秘而隐蔽。这位知情者1944年冬去北平时,亲眼看到尤志远身穿日本宪兵军装,符号上的姓

北海道谍案(上)

◆ 姚华飞

1937年,他随侵略日军来华;1939年9月,他被送到北平“北支那派遣军”宪兵训练;1943年夏,他再次以“中国通”的特性,被日本情报机关进行潜伏特训;1944年5月,他化名“尤志远”,长期隐藏上海;直到1956年,这个在中国大地长期潜伏的职业间谍,急于与“组织”恢复联系,殊不知中国反间谍斗争依靠的是人民群众,他的异常举动早被盯上了……

名是深谷义治,职务是军曹。日本投降后,尤志远从北平逃到上海。1940年夏,陈绮霞的一个亲戚,从济南来上海,和尤志远一起,通过印刷画工古某等人,伪造解放区北海银行五角、一元、五元、十元等票面假钞。根据知情者提供的情况,进一步证实了尤志远确是日本宪兵。

侦察员全力以赴

此时发现,尤志远虽深居简出,但一离开里弄便到处活动。他常去虬江路旧货市场,五金电料行,无线电商店购买电料、器材,并发现了一些日伪时与尤志远有往来的商人。经向其中上海科艺照相馆摄影师,原日商有美洋行店员等侧面了解,他们也反映尤志远是冒充中国人的日本宪兵。另据虬江路旧货业主、在押犯人邱云宗交代,1952年,他因做旧货生意与尤志远相识,1935年初,尤志远曾托邱店里工作的日侨冈村小太郎回国时带东西和信件给日本的朋友。冈村回国后曾来信告诉尤志远,信物均已转交,请其放心。

经过一年多的跟踪、监控、调查、分析、研究,尤志远案情有了进展,从各方面汇集的材料,不仅证实尤志远是冒充中国人的日本宪兵,并且发现了他在解放后与日本方面的联系。为了查明尤志远的历史罪行和是否潜伏下来的日本间

谍,局处领导研究决定,除继续侦察控制尤志远在上海的活动外,以其长期任职和有联系的济南、北京、天津等地为重点,进一步深入细致地进行走访、调查。

在济南市公安局的协助下,侦察员克服了日伪档案不全,资料不多等困难,对已找到的日寇宪兵队成员名单仔细查阅,不放过一丝线索,并走出档案室,到社会上寻找日谍踪迹。在济南侦察员和当地政府、群众的配合下,他们辗转找到了原济南日寇宪兵队特工班的翻译何成大和贾一礼,经何、贾两人辨认照片、实物,确定尤志远是济南宪兵队内的特殊人物,行动自由,生活阔绰,花钱似流水,常穿便衣,曾在鲁南、苏北一带搜集共产党的情报。何成大还告诉说:深谷义治有时还跑到上海做“买卖”,他的活动由队长葛西寿直接领导,并与日寇第十二军参谋山田少佐常有联系,旁人不得过问。

为了查明“中日青年联盟”的大山冈就是尤志远的事实。侦察员再次走进济南市档案馆和市公安局的档案室,翻阅这方面的史料。根据公安局档案室同志介绍,“这个组织是日本‘北支那派遣军’参谋部二课在山东推行所谓‘红旗’政策时建立的,目的是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和破坏地下抗日组织。”在档案室同志的引见下,经向该组织成员王奇伟、贾志远调

查,1940年秋,大山冈以济南铁路局人事科职员的身份,纠集了一批中国青年,以“反战”“抗日”为名,建立组织和联络据点,经常在公园秘密集会散发署名“中共宣”的传单。大山冈还指示他们去家乡了解和搜集共产党活动的情报。1943年大山冈离开济南后,该组织停止了活动。

在济南,侦察员还找到了曾和尤志远一起开设亚蒙袜厂的人员张某,据张介绍,他曾是日伪时济南商会理事,与尤志远合伙经营亚蒙袜厂,他说,“亚蒙袜厂”是1942年开设的专门负责所谓“感化”从日寇“救国训练所”转来的八路军俘虏,边劳动,边考察,有条件的交给济南日军谍报机关使用,如不能感化则秘密处死。

为了核实尤志远伪造假币,曾任北海银行印刷厂厂长李维功证实,1940年日本确在上海伪造五角、一元、五元、十元北海币,破坏解放区金融;又找当年知情者范松年等了解,1940年尤志远化名牛振业,偕同“中日青年联盟”成员李嘉武,从济南到上海,借口北方抗日游击队需要由范介绍印刷假钞,由尤志远拿去印刷。回济南后,尤志远秘密唆使宪兵队将李嘉武逮捕,杀人灭口。

智斗暗藏老特工

“要想办法让他自己开口讲出身世,说出自己所犯的罪行。”侦察

员们决定主动出击,让尤志远开口。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我侦察员选定有爱国心的黄一桥主动和尤志远接触。黄一桥是上海五金工具厂小业主,原是日商有美洋行职员,长期与尤志远有来往,和尤的老婆也有一定的交往。为了进一步使日本宪兵就范,侦察员们设计了一个“逼写自传”的圈套。侦察员从区工商局了解到尤志远所办小厂有偷税漏税现象。此时,区工商局负责人找尤志远谈话,并吊销了小厂的执照。区税务局还责令他限期补交2000元所得税,逼其关厂。

尤志远走投无路,急冲冲找黄一桥商量对策。“现在工商局已经关掉了你的小厂,但你凭自己的技术找个单位还不容易,省得受气。”黄一桥对尤志远说。尤志远听后很动心,他认为黄一桥的建议很好,并告诉他说,天津市第一玻璃厂曾邀请他去当顾问,收入肯定不错。得到这一信息后,侦察员立即与天津方面取得联系。不久,天津市第一玻璃厂副厂长来找尤志远谈话。

“我们来邀请你来厂当技术顾问,现在像你这样既懂业务,又懂仪表等技术的人不多,我们肯定会给你优厚待遇。我们希望你进厂时要带一份自传。”其实,这位新任副厂长也是侦察员扮演的。

当天下午,尤志远来找黄一桥。黄一桥趁机献策说:“自传要从8岁开始写起,每个阶段都要有证明人,我的自传和履历表底稿可以借给你参考,你先写个草稿,每一段怎么写要好好考虑,不能有漏洞。”

黄一桥想得那么细,使尤志远很感激。表示要立即动笔编写自传,并请黄一桥帮着把关,黄当即表示:“老朋友的这个忙我是帮定了。”

于是,在尤志远家中,这个潜伏老特工详细地向黄一桥讲述了自己的历史……

唐山抗震救灾亲历记

游玉云

15.搜寻幸存者

麻杆儿愿陪我们去找凶手,可是麻杆娘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不让麻杆儿奉陪,刘文华诚恳地乞求道:“俺大婶,你放心,无论麻杆儿说的是真是假,我决不会伤害他。我当着各位父老乡亲 and 俺队长的面起誓,我若有对不起你们的言行,誓不为人,不算一个军人。”麻杆娘犹豫了一瞬,随即把菜刀交给麻杆,放声哭道:“去吧,可怜的儿啊!”

倒塌的大楼堆起的废墟上,一个穿背心的家伙,一连扒了七块手表套在两条胳膊上。麻杆儿跳上去,拍了拍那家伙的肩:“猴子,你见麻脸了吗?”那家伙没有理会。麻杆儿大喊一声:“快脱下表,解放军来了!”猴子这才反应道:“你有什么权力叫老子离开?老子家里八口人,每人一块手表,现在还差一块,等我扒了这块,再跟老子谈麻脸,再跟老子讲阶级斗争。”麻杆儿正想抓住猴子的手,猴子反手一拳打在他的脑袋左侧。麻杆儿气得真想举刀砍死这狼心狗肺的侧子,却没有那样做,而是抱住猴子往下推。猴子狡猾地往地上一蹲,把麻杆从背后摔到身前两米多远。麻杆儿跌跌冲冲地爬起来,举刀对准猴子。

“刀下留人!”我吼道。麻杆儿扔掉菜刀,冲了上去。麻杆一捋胳膊上的表,扑过来抱住麻杆儿扭打。我和刘文华冲上去:“住手!麻脸在哪儿?”猴子一愣,麻杆儿趁势头一顶,猴子仰面倒废墟,翻过身来就喊:“麻脸,麻杆儿带解放军抓你了,快逃啊!”我冷静地命令:“警告射击!活捉麻脸!”

麻脸猫着身子向后逃跑。刘文华追上去,却不见麻脸的踪影。我觉得奇怪,命令就地搜寻。突然,一堵残墙断壁上麻脸的黑影一闪,一堆碎砖乱瓦“哗啦啦”落了下来。不好,麻杆儿要遭不测,刘文华大喊一声:“麻杆儿当心!”猛扑过去推开麻杆儿。“啊哟!”随着这声惨叫,刘文华手中的枪响了,断壁上的黑影“啊”地跌落下来,麻脸捂住腿:“啊呀,啊呀!”我扑上去抱住刘文华。他满头满脸淌着



血水:“队长,麻杆儿怎样?”我说:“砸破了头皮。”刘文华叹气道:“唉,我没有保护好麻杆儿,俺大婶肯定要骂我了。”

太阳低首,泻下无数火热的烈焰,蒸发的尸臭味已熏倒不少人。我和晋太和、金佩贤、周辛生冒着酷暑赶到这片连绵不断的废墟上,执行搜寻幸存者的任务。

镜头回到地震前那一刻:墙上的挂钟“当!当!当!”响了三声。走廊上的气窗百叶板随风而动“啪嗒啪嗒”,令人烦躁不安。他,无法入睡,翻身下地,趺拉着鞋出来,爬上楼梯扶手,准备关上气窗。突然,“轰隆”一阵巨响,天旋地转,他像糠一样被抖落下去,整个房屋分崩离析地倒塌了。不知过了多久,一丝光线透出来,似乎跳出了希望。他借助光亮,发现不远的水泥板旁,倾斜着一只长方形的铁框金鱼缸。金鱼缸大概是从楼梯旁的住房里震下来的,里面还有一些水,水平面与缸底成倒三角形。他拼力爬了过去,一把抓住金鱼缸边框,死劲朝外拉,竟也拉了出来。他大口大口地喝鱼缸里的小便。后来鱼缸里的水干了,他就把自己的小便解在里面,再喝小便,以此度日,等待时机……

我命令战友就地网状散开行动。“笃!笃!笃……”我们怀着侥幸心理,边敲击砖瓦,边大声喊:“地下有人吗?我们是解放军,救你们来啦,快回答!”

晋太和一边喊,一边趴在就近的空隙口,仔细倾听地下的动静。一条狭长的空隙口吸引了他。他立即趴下,对着里面大声喊:“底下有人吗?快回答!我们是解放军。”他喊一次,听一阵,祈望有所反应。

大约过了五分钟,晋太和听到“当”的一声——他愣住了,不敢相信这是自己听觉接受到的信息。须臾,他才激动地大声喊:“听到了!再敲一次!”

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当!”轻微极了。晋太和欣喜若狂:“队长!这下面有人!大家快来啊。”

我们正在专心致志地搜寻幸存者,听到晋太和的喊声,起先不以为然。瞬间猛的一惊,立即狂奔过去,围住晋太和:“真的吗?快让下面再发信号!”

11.星星峡迎战友

这时,我们才真正地脱险了,但听不到程世才、李先念的消息,心中十分焦虑。新疆方面派了飞机,在祁连山和大戈壁上空寻找他们,找到后投了一封信。25日下午,程世才、李先念及其余部,被友军用卡车接到了星星峡。他们刚下车,我们流着泪飞奔过去,大叫:“军长、政委……”

程世才、李先念、李天焕、李卓然等首长也悲喜交集,淌着泪与我们一握手,不断地说:“同志们,辛苦啊,我们终于重逢啦!”

1937年5月1日上午,艳阳高照,战旗飘扬,在悲壮、沉郁的军号声中,我们与友军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突然,场外开来几十辆汽车,我们不知是谁,齐刷刷转过身去。第一辆车门开处,走下的竟是陈云和滕代远,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们又哭又叫:“党中央派代表来接我们啦!”

主席台上,陈云、滕代远与程世才、李先念等首长泪眼相望、互致问候、热情拥抱。当程世才宣布:西路军尚剩318人时,全场响起一片呜咽声。呵,多少朝夕相处、生龙活虎的战友牺牲在土匪的屠刀下,葬送在错误路线之下!

陈云整整军装风纪扣,慢慢地站起来讲话,他眼含热泪,激动地一扬手:“同志们,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特派我和滕代远同志前来迎接。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你们问好!我从莫斯科回国前,见到了斯大林,他也向你们问好,共产国际也向你们问好!”全场掌声雷动,西路军将士人人热泪流淌。陈云清嗓子,又说:“西路军是好样的,你们历经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同敌人作了最坚决的斗争,经受了考验。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你们虽然战败了,但保存了有生力量,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万人,争取革命的更大胜利。”他最后猛力一挥手,高声道:“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陈云的讲话,使整个会场一片沸腾,口号声响彻星星峡谷。

面对党中央的信任和鼓励,我们激动地昂首站立在黄土地上,向着延安、向着军旗、

向着太阳宣誓,那情景就似一尊顶天立地的英雄群雕。

陈云、滕代远还给我们发了一身夹衣、一件衬衣、一个碗和一双筷子,并带来许多哈密瓜,让我们分着吃。我们从四川撤出根据地已两年半,一身衣服早烂掉了,这时按照总部指示,把换下的烂衣撒上药,全部包装好送往莫斯科苏联博物馆。

1937年5月4日,西路军余部400多人(陆续又找到了一些散兵),在陈云、滕代远率领下,乘40多辆卡车从星星峡出发,于7日到达迪化。1938年5月11日,我们从迪化乘苏联的汽车又回到了星星峡,次日去兰州,再抵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车,将我们一行20余人送往延安。

在去延安的路上,我们途经西路军激战过的一个村庄。庄上的百姓告诉我们,西路军的女战士惨极了,她们被俘后被马匪强奸、轮奸,有的被逼当小老婆。妇女独立团的一位营长人长得很漂亮,被一个马匪军官逼着成亲,她表面上答应,暗中却藏了一颗手榴弹,晚上入洞房

时与马匪军官同归于尽……我当时听罢,望着那间炸毁的房子,心里难过了。

1985年,我重返旧日战场,在高台凭吊了董振堂等2500名战士的军魂。高台烈士纪念馆馆长就是西路军幸存者,他表示要永远陪伴董军长和先烈们。5军在高台全军覆灭的消息,是由几名逃出来的战士带出的,当时距高台城陷落3天,我们听后无不悲痛掉泪。唉,董振堂从宁都暴动以来屡立战功,竟会兵败高台,这难道不是张国焘害的?董振堂身负重伤,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后,他的头颈与5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人的头颈一起被马匪割下,悬挂在高台城门口示众,然后又浸在酒精瓶里,这是多么惨无人道啊!

在高台烈士陵园,我望着董振堂的遗像,念着叶剑英1956年来此写的悼诗,心头油然而升起一股崇敬、悲壮之情,现追录下来,作为这次回忆的结束: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西路军幸存者备忘录

秦维宪

